

# 郭秉文與中大

盧月化

自從拜讀「郭秉文先生紀念集」中南高、東大、中大校友張其昀先生等所撰寫的文章以後，深深的感到，像郭秉文這樣一位敦厚誠樸，有毅力，重實際的學者，為國家做了那麼許多事，而少見有人在報紙雜誌上寫文章，來表彰他對國家崇高的貢獻，實在可惜。但我現在所寫的「郭秉文與中大」，也並不是想來頌揚，只是我覺得，應該對這樣一位高瞻遠矚，器度宏大的南高、東大校長，表示個人的崇敬而已；雖然自己並沒有直接親聆教誨，但南高、東大是國立中央大學的前身。誰都不能否認，中大之基礎是由南高、東大而來；南高、東大之規模，則由郭校長所建立。羅馬決非一日可能造成！我之所以有機會在紫金山下，北極閣側，設備完善、教師優良的環境下受到四年完美的教育，着實有幸。

## 開創風氣招男女生

中大環境幽美，學風純樸。我因為自己讀書的時候，野心勃勃，選了兩種第二外國語，以致功課壓力很重，常常讀書到深夜。可是每當晚飯以後，與二三知己踏上臺城，仰望紫金山頭宏偉

燦爛的晚霞，俯視玄武湖上幽寂清麗的一片，立刻就會感到輕鬆，抖落一天的疲勞。我愛這座校園的環境，更喜歡老師們諄諄的教誨。當時中大之所以能與北大、清華媲美，前校長郭師秉文早年所建立之基礎，實在是功不可沒。郭師母夏瑜女士在郭師紀念集的序文中說：「凡認識我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有高識遠見的人。他總盡最大的努力，做他應做的事，……儘量應用新思想和毅力去幹。」

民國初年，一般人的頭腦還沒有從舊式教學中解放出來，想要有什麼改良，着實是不容易。但在南高末期，郭師竟然招收男女同學，開創了風氣之先，真是了不起。

## 聘名教授增闢科系

我是民國十六年考入中央大學的。那時郭師雖然早已離開，學校也更改了不少次的名稱，最後定名為國立中央大學。那年，我由杭州弘道女中畢業，雖然在上海青年會已經考過燕京大學與金陵女大二所教會學校，先後也已被錄取；但最後我還是去考了南京中央大學。中大所考的課目一

共有十四種之多，可說把中學時所讀的全部搬了出來。考試的地點是借用上海的大同大學。我們住它們女生宿舍的餐廳，密密集集的排列着床舖。當時上海住家已經看不到蚊子，但南市的大同大學，地處沼澤，入夜蚊子襲擊之凶，無法形容，我們又沒有帶蚊帳。但是因為慕名而去考試，怎麼也得忍受終場，幸而被錄取。

入學以後，由中央大學的門前，二排法國梧桐樹中一直遠遠望進去，看到巍峨的校舍，一幢幢的非常的壯觀；其中的孟芳圖書館，尤其美輪美奐，原來它是由郭師親自向私人捐款所建。科學館則是郭師由美國洛氏基金會募得二十萬美金所造。還有一座一座的學生宿舍，以合作的方式，由銀行投資而完成。同時，郭師增闢科系，敦請名教授，把學校整頓得十分充實，達到了名實相符的一流大學。

我進中大的時候，科系方面，南京本校有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以及農學院，還有商學院及醫學院設在上海。各學院教授之陣容，真可說集全國精英於一堂。譬如我所讀的外文系為例，名教授有張歆海、韓湘眉

、范存忠、方重、徐志摩、邵可侶等。系主任樓光來，哈佛大學的文學博士，英文造詣之深，聽說當時外交部所有對外文件都是要由樓師過目後才能發出。其他系裏的名教授也不勝枚舉。我在本系課程之外，選過謝冠生先生的法理學，宗白華先生的美學，孫本文先生的社會學和張其昀先生的經濟地理。當時聽他們的課，如沐春風，得到無窮的享受。這都是郭師的恩惠，不待贅言。

郭師留美期間，歷任學生會會長，也主編會刊。任職南高、東大以後，就親自赴美網羅人才，物色了五十位優秀的學人來校任教，充實各個學院，提高了南高、東大科學的水準；使國內科學的發展，也得到了很大的幫助。到了中大時期，他所聘的一批教授，不少仍繼續任職。

郭師為達到學以致用的理想，張其昀老師在其紀念郭師的文中說：「成賢街，三牌樓和大勝關附近都有農場，飲天山，北極閣作為氣象臺址，後湖即玄武湖為水生物和魚類的實驗池。商科注重國際貿易，所以特設于上海。凡此種種規劃，無非是要注重實驗而達到學以致用的理想。」當時南高、東大的畢業生都為社會所重視，也是一般爭聘的對象，可見郭師辦學之成功。

至于當時南高、東大所聘之師資，顧翊羣先生有過下面的一段話：「(郭師)從民國四年起從事教育，以全力介紹西方學術思想來華。民國十年東大成立後，所聘請知名教授中，科學家如任鴻雋、秉農山、孫洪芬；教育家如劉伯民、陸志韋；人文學者如梅光迪、吳雨僧、柳詒徵諸先生，均為當代泰斗，均努力啓迪生徒，遂使東南大學于

短期間成為學術重鎮，人才輩出，而隱然與資深望重之北京大學分庭抗禮焉。」顧先生以為北大當時之學術思想是「除舊揚新，而東大則對新舊學術兼收並重，崑崙其有無價值以為評斷，其態度較北大更為開放。」郭師于民國十四年因政治關係離職赴美講學；不然，一向以教育為己任的郭師，充分貫徹他的理想，東大的前途將無可限量。

### 郭師遺澤留芳千古

近來美國總統雷根，為了世界和平，極力主張限制武器競賽，屢次想與蘇俄獨裁商談。但這個世界和平的理想，早年秉文老師任中國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會議時已經想到。那時，他以「大學教育與世界和平」為題，提出討論，鑑于目前的大學生，就是未來治理國家的領導人物；

所以他的理想，比雷根總統以限武方式去求和平，更能達到實效，更加來得深遠。他以為大學生應該以天下為己任。

最後我得提到，郭師對辦學有如此的成績，對國家其他的貢獻也一樣得到非常的成功。民國十五年他到美國以後，就創辦了華美協進會，自任會長，來促進兩國的文化，宣揚我國固有的美德，也團結了留美的學生。民國二十五年抗戰期間，他以財政代表團的代表身份，向美國接洽借款，一件件圓滿的告成。由此可見，一個平凡的人，無論到什麼環境，都會有其美好的表現。中央大學在臺灣中樞復校，禮堂上掛着一塊匾額，寫着「秉文堂」三個大字，紀念郭秉文校長；同時，郭師母也以郭師的名義，捐贈了一筆美金給中大，每年由銀行所得利息作為學生的獎學金。郭師的遺澤將留芳千古了！

## 編輯報告

### 。編者。

△本誌與時代文摘雜誌已於四月廿九日遷移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與長春路之間的龍江路一〇八號中外大廈二樓新址辦公，電話為五三六五三一·五三六六八六·五三六四二〇六。敬請作家讀者鑒照。當此非常時期，本社同仁除加倍努力工作，加強服務各界外，為免勞動讀者友好，決定不舉行任何慶祝儀式，承蒙海內外同業先進作家讀者函電馳

賀，萬分感激，今後唯有竭盡全力把中外雜誌、時代文摘辦好，以答謝各界愛護支持的雅意。

△余受之先生的「蘇俄之旅」憶寫年前在蘇俄的所見所聞，生動翔實，是一篇彌足珍貴的旅遊佳作，值得細讀。

△本期因稿擠又兼排校不及，曹志源先生的「少年行(三)」延至下期續刊，敬請讀者期待並請曹先生原諒。